

《初雪四首》：“山河无迹雪成尘，欲卜清平到古椿。腊八噤声乌鹊夜，寒中借酒数龙鳞。”“今生又与雪为邻，一芥子中来去人。万卉谁如此清绝，蓦然已见七分春。”“散枝开叶作微尘，六出飞花霎时真。风雪茅亭板桥北，从今不见去年人。”“飘飘白马似生平，彻骨清凉谁与争。寒夜一尊听雪下，浑然泪下寂无声。”

下雪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江左不是每年下雪，不是每年能下像样的雪。这会几下的雪真是好。纷纷扬扬、沸沸扬扬，在远远模糊昏黄的灯影里，闪着光。感觉不到冷，感觉到的是热烈。一时间，所有的景象都是雪色的、清平的感觉，桥边那棵大松树，才能给你的那种感觉。腊月初八，多年不遇的大雪，江左的鸟儿，可能惊到了，雪夜里听不到它们的声音。雪夜，一个人喝酒。前人所谓“飞起玉龙三百万”，该是说雪吧，雪片是龙鳞？一片片数着龙鳞，却不觉得是在数雪片，而是在数大松树身上的累累瘢痕。感觉这瘢痕，才是龙鳞。

今晚和雪在一起。今生和雪走得很近。雪花落在地上，成了雪粒，一芥子微小，就像来去仓促的人。和所有的花比起来，不见鲜艳、不见烂漫、不见奇恣，甚至不见高雅。它有的是清绝。这个混沌的人世，什么都容易得到，容易见到，最不容易得到和见到的就是清绝。只有清绝，才是这人世最初的心动，永远的心动。清绝让混沌的一年减负，让混沌的人世稍安。漫天的大雪里，来年的十分春色，已然可见七分了。

所有的花开放和零落，都是美的历程。跌进了尘埃里，依然往生。花，开放和零落在人世，和人世的许多时光、许多悲欢、息息相通。“感时花溅泪”，这么迷茫和传神的句子，只有杜甫写得出来。他其实说的是“泪溅花”。他觉得他伤心的泪水，只有对着花，才能畅快地落下来。所有的花里，应该还含有雪花。这一年雪下得太早，梅花还没赶到，雪已下起来了。五出梅花不在、六出雪花纷飞，天赋的妖娆，谁还顾及它真假。一霎间的怒放，不是花，还能是什么？华亭湖边，那座木桥北侧的八角茅亭，一片雪色。它静静地在那儿，我静静地在它那儿。它是我永远的记忆。我哪天走了，也会把有关它的记忆一起带走。母亲常来这里，今年她不在。

白马飘飘的年代，离我远去。我不知道今生做成了些什么，做错了些什么。原可能做些什么，而没去做。时光流去，有些可能已不再可能。所幸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后天养成的彻骨的清凉，一直在的。这清凉，我不会丢弃，别人也取不走。雪夜里，喝酒，一个人喝酒，是直面自己的好时候。不知怎的，落下泪来，就像杜甫对着暮春纷纷零落的花，落下泪来。落泪无声，就像还在下的雪。雪下着，寂静无声。

改革开放 40 年，恰好是我从学校毕业后踏上社会工作至今的 40 年。回顾走过的路，深感自己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受益者。

1978 年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华君武、张乐平、丁聪、方成等老漫画家的作品又始见报端，从小就十分喜爱画画的我，被点燃了漫画创作的火苗。我在工作之余倾心学习漫画创作，不厌其烦地向多家报刊投稿。直到 1979 年 12 月，北京的《工人日报》上发表了我第一幅漫画《勤“拣”持家》，从此开启了我的漫画创作生涯。

我的漫画之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当时我在上海电报局工作，从事的业务与画画不相干，总觉得光靠业余时间创作漫画，时间不够用。于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给单位领导打了“留职停薪”报告。未料领导十分开明，竟然成全了我的请求。从 1985 年元旦起，我在家干起了“专业”创作漫画。同年初夏，动画片导演、漫画家阿达策划筹备一份《漫画世界》报纸，他向张乐平、特伟推荐我担任专职编辑。阿达向他们介绍说，上海有个年轻人喜欢画漫画，单位“铁饭碗”也不要了，心甘情愿在家搞漫画创作。就这样我当上了《漫画世界》创刊后的首任编辑，也尝到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甜头。

自从我调入新民晚报社做《漫画世界》专职编辑，有幸接

对于那些名闻遐迩的大艺术家，人们往往较多的是关注其功成名就，然而对其执着的追求、艰辛的探索乃至生命的奉献却知之不多。此次美国、古巴之行，使我在十七里湾走近张大千、在加勒比海边邂逅海明威，较深地了解了二位大师的人生形态与从艺方式，颇多感慨与启悟。

十七里湾位于美国加州中部蒙特利县海畔。那逶迤起伏的海岸线掩映着奇石古松，一湾一景，壮美如画。我们驾着小车在林深树密、山峦起伏的海湾边走了不少时间，后来在一山湾处看到三棵古朴的枯松树桩相围着一幢桔红色的别墅，这一标志性的景象使我一下子就认出这就是张大千先生当年的“环华龕”。因为二十多年前，谢稚柳先生曾给我看过“环华龕”的照片，并颇有深意地讲：“大千真正的艺术变法是在美国十七里湾完成的，但大都数人对此并不熟悉。”

张大千与十七里湾结

缘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和旅美老友侯北人来此观光旅游，深被这里美丽的湾景、奇崛的古松、奔涌的雪浪所吸引。由于他在巴西的“八德园”因当地要造水库而需搬迁，

于是，他于 1968 年在十七里湾买下了一幢旧的小别墅，题之“可以居”。当时的十七里湾远离都市的喧嚣和俗世的纷扰，幽逸清静而偏远绝尘。而此时的张大千正处于艺术创作的蜕变期，自会晤毕加索后，他的变法意识趋于强烈。同时由于糖尿病而影响视力，他也明白地感到精工华丽一路的画风已难延续。于是，他开始了他的重大变法，创融汇古今、自成一格的泼墨泼彩法。1971 年，他又在离“可以居”不远处，购地建起了“环华龕”，取自《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意。大师在这里耐得寂寞，单户蓬门，甘于清苦，坚守了十年，终得正果，完成了暮年变法。曾有好友劝他：何必苦守于偏远清苦之处，可

以到世界各大画廊办展售画，大千遥望着远处那棵于孤岛上傲然挺立的“海边孤松”，明确表示：变法不成，不离此湾。直至 1978 年，泼墨泼彩法在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后，已 80 高龄的张大千才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人间至味是清欢

刘一闻 篆刻

到世界各大画廊办展售画，大千遥望着远处那棵于孤岛上傲然挺立的“海边孤松”，明确表示：变法不成，不离此湾。直至 1978 年，泼墨泼彩法在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后，已 80 高龄的张大千才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林木葱郁、景色旖旎的维希亚庄园，位于古巴首都的哈瓦那市郊的保拉小镇。不远处即是渔船映日、群鸥逐浪、水碧如玉的加勒比海。从 1939 年至 1961 年，一代文豪海明威即定居于此。庄园里的建筑颇有拉丁风情，大都为花木所掩映，开放式的大客厅内，沙发和圈椅围成一圈，好似家庭聚会刚

刚散去。里间是海明威的书房，四壁是书橱相拥，一只熊头安放在一张扇形的书桌上，中间是一部简陋的“罗亚尔”打字机。

加勒比海湾边的柯济玛尔小渔村前，有一座大理石圆形廊柱，中间是海明威的青铜雕像，小渔村的渔民都亲切地称海明威为“老爹”。海明威几乎是每天都在这里驾着他的“皮

拉尔”号小艇出海，还时常邀请老渔民弗恩斯特和他一起搏风击浪去捕鱼历险，而弗恩斯特就是桑迪亚哥的原型。长期的风吹日晒使海明威的皮肤已变成了古铜色，嗓子也粗哑了，他已完全融入了渔村生活。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且是声誉卓著的大作家，但他却不留恋都市的繁华和安乐的享受，在无条件地深入社会最底层二十多年后，终于向世间捧出了那本凝聚着他心血汗水并以生命相许的《老人与海》，铸了一座拉美民族精神的丰碑。

很少有人像彼得·杰克逊那样，在纪录片领域让人如此眼睛一亮。这位拍过《指环王》的新西兰导演，采用一百年前黑白、无声电影胶片，经过修复，拍摄了一部无与伦比、表现一战的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令人赞叹。

关于拍摄此片的起因，彼得·杰克逊这样说：“英国战争博物馆邀请我拍摄一部电影，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以全新和原创的方法，使用他们的档案电影片段。旧的一战镜头如何才能清理和复原？他们扫描了大约四分钟内容寄给我，当我们终于完成，我完全被震撼了，比我想象的更有冲击力。”这是大胆、卓有成效的技术创新：彼得·杰克逊和他的团队，一开始主要是修复损坏的黑白画面；因为年代已久，齿孔收缩，胶卷滑动，必须先固定住；画面太黑或太亮，需要调整；原片每秒帧数从 10 到 20 不等，必须调整到每秒 24 帧；然后是上色并制成 3D；请来专家，运用读唇术，准确读出无声电影里人物所说的话；有一段战前动员的话，出乎意料地在档案馆找到相对应的材料……彼得·杰克逊不采用其他纪录片惯常的第三人称旁白，本片的旁白全部来自当年参战的西线战场英国老兵，用第一人称口吻叙述，增添了即时性和现场感。为此，剧组看和听了 200 多个士兵 600 小时的访谈，从中加以选择。审阅 600 小时的访谈内容、100 小时的原始影片资料，仅这一点，就花费彼得·杰克逊一年时间。

这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当一百年前的影像复活，崭新地走进我们视线，我们和那段历史的距离就更近了。电影开头和结尾是黑白镜头，当进入战场，画幅突然变大，画面变为彩色。彼得·杰克逊说，电影修复后，“那些涌向我的人，他们的脸，他们变成了真人”。这是真实的士兵。本片不仅仅描述战争，描述悲剧，更要表现战争中的人。我们看到年轻的英国人，参军、训练、开拔、上战场、战斗、回家……电影按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完成了整个过程，在这过程中，装扮各异、鱼龙混杂的小青年被训练成了战士。在迷官似的战壕，士兵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你会看到尸体挂在铁丝网上”“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看不到一丝生命的痕迹”“一天，我和一个人聊天，然后，他的头像鸡蛋一样爆了”“只要有坟墓和尸体就会有老鼠”“战壕里布满泥浆，一个士兵在泥潭里挣扎、死去”“靴子里的泥水和脚粘在一起，得了坏疽病，不得不截肢”……在和德军激烈的决战中，到处可以看到士兵们冲锋陷阵以及他们的牺牲。这看起来有点悲苦，但悲苦绝不是彼得·杰克逊的重点。他说：“每当我看虚构的一战片，从头到尾都是恐怖，没有一点幽默感。”在本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士兵在休整期间所展现的全部快乐：吹风笛、拔河、玩球、拳击赛……更多的，如彼得·杰克逊所说：“在应对这些恐怖时，应尽可能多笑。”

笑，是这部影片给我最深的印象。很多镜头，都展现年轻士兵灿烂的笑，而且直接对着摄影机。一百年前，电影还是新生事物，他们没有看过真正摄影机拍摄，所以当战地摄影师拍摄他们，也把他们直视摄影机并展露笑容的模样拍摄了下来。彼得·杰克逊忠实地贯彻着他的信念，用笑驱散恐怖，但又不仅限于此。在决战一场战中，士兵的笑容和尸体不断交替剪辑，引起强烈反差；在声音和画面处理上，也采用这样一种对比，当老兵用苍老的声音讲述着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惨状，画面上，不时闪过一个个士兵的笑容，生死和，仅一线之隔，而可恶的战争，让我们深切感到，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彼得·杰克逊让百年前画面恢复生命，这一非凡举止，会不会成为世界上许多历史保护和纪录项目的开始？他说：“如果每个档案馆都这么做，人们会从里面活过来。让我们打开那里的窗户，不要让他们继续尘封。”说得对，没有人不会期待这样的电影多多益善。



读碟



墨梅

(中国画)

唐晓风

触到我国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漫画家：华君武、张乐平、丁聪、方成、特伟，上海美影厂“三剑客”阿达、詹同、王树忱等前辈，他们自然成了我学习漫画创作的导师。每一次《漫画世界》编委会上，他们对漫画作品都有精彩点评，对我而言都是极好的学习机会，真是如鱼得水，耳濡目染下，我开始对漫画的构思、夸张、变形等有了开悟。

1987 年，我在国际漫画大赛

让鞭声笑声传更远

郑辛逸

中连中三元，分别在日本、比利时、意大利获奖。这是国门打开后中国漫画家首次在比利时国际漫画节获奖，我也成为中国漫画出国领奖第一人。当年自费出国去领奖，为节省路费，从北京坐上国际列车，花了一周时间途经五国才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沿途语言不通，我借助漫画这一“国际语言”与外国朋友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越开越大。日本素有“漫画王国”之称，我又异想天开想去实地看看。那时还未兴出国旅游，我只好以求读生身份签证去日本做一次漫画旅行。1988 年秋天我到了日本，带着华君武、特伟、方成、英韬等漫画家的介绍信，逐个拜访日本漫画家和日本漫画协会，与漫画界朋友交流。这次赴日旅行大开眼界，了解国外的漫画现状，增强了漫画创作的自信心。1989 年春天，我在日

本欣喜收到保加利亚国际漫画比赛组委会的邀请函，请我担任第九届国际幽默讽刺漫画大赛的评委。我又幸运地成为中国漫画家在国际漫画比赛中担任国际评委的第一人。

搭乘改革开放的航船，我的漫画事业不断得到发展，我也更加钟爱漫画编辑、创作的职业，愈加明白“作品是画家立身之本”的道理。

1992 年 10 月我在新民晚报专栏，并以华君武先生告诫我的一句话：“幽默最高的境界是一种哲学道理”，作为自己漫画创作的标准，每周推出一幅新作，至今已发表了 1300 多幅。《智慧快餐》专栏先后获得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优秀奖、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2013 年我又在新民晚报上开设了《漫条思理》新闻漫画专栏，作品两次获得上海新闻漫画一等奖。

1998 年，当我被评为上海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时，时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徐昌酩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今后一定要做好两篇文章，一篇是做人的文章——人要做得好；一篇是画画的文章——画要画得精。”我时常用这番话来鞭策自己。我感恩身处改革开放时代，感恩新民晚报给我舞台，让我漫画的灵感展翅飞翔。

新年伊始，我的心愿是：多出漫画好作品，让讽刺的鞭声和幽默的笑声传得更久远。

十日谈

新年新愿

责编：殷健灵

培养戏曲的

接班人可是当务之急啊。

走在早晨阳光正好的路上，穿梭在上海老房子之间，头顶上是阿姨们早上刚刚洗好的衣服，阳光穿透纤维，满鼻子是肥皂泡沫的味道。身边穿过形形色色的人们，步伐匆匆西装革履。这样的日子，其实很好。未来还没到，过去已走远，遇见的还在身边，未遇见的仍在前方。

这个世界很大，人也很多，从降生到这个世界开始计算，即使只是短短数十年的光阴里，有好友七八，知己三两，遑论那些匆匆见过一面，说过一句：你好。抱歉。在拥挤的人流中擦肩而过的无数人。

有人问我：你走在路上喜欢干什么？我回答：看路，看人。又问：人有什么好看的？……当然好看，因为看着每一个人走过，我不知道是否在将来的

走

走在早晨阳光正好的路上，穿梭在上海老房子之间，头顶上是阿姨们早上刚刚洗好的衣服，阳光穿透纤维，满鼻子是肥皂泡沫的味道。身边穿过形形色色的人们，步伐匆匆西装革履。这样的日子，其实很好。未来还没到，过去已走远，遇见的还在身边，未遇见的仍在前方。

这个世界很大，人也很多，从降生到这个世界开始计算，即使只是短短数十年的光阴里，有好友七八，知己三两，遑论那些匆匆见过一面，说过一句：你好。抱歉。在拥挤的人流中擦肩而过的无数人。

有人问我：你走在路上喜欢干什么？我回答：看路，看人。又问：人有什么好看的？……当然好看，因为看着每一个人走过，我不知道是否在将来的

噢？原来你也在这里

倪彰若

也正因此，我们对未来充满兴趣。人与人的相遇本来就是一场轮回，今日离别的人某一日可能再回来，今日擦肩的人可能明日便与你走完未来……

我喜欢这样的轮回，因为这让我不为离别伤感，不为死亡哭泣。我喜欢这样的轮回，因为这让我为每一场相遇雀跃，为每一次新生而欣喜。

你不知道自己对于全世界未知的人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一生实在太短，短的我们舍不得放不下。命运又是无常变幻的，所以我们怕转身，怕这一转身，再回来就谁都不见了。但须臾的生命让我更珍惜此时，此时此刻在这里的你。

某一天，我会与他

认识，会与她发生

一段故事，未来是

具有未知性的，我

们不是预言家，但